



黄河岸边老茶香

夏伟



夏伟
XIA WEI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厦门市作协副主席,职业作家、画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废品》《铁观音》《那些花儿》等。



我出生于甘肃兰州。童年时期,似乎全国的物质生活水平都不高,粮食定量,布料定量,购买东西除了需要人民币,还必须有相应的票证。副食品就几乎等同于奢侈品,特别是西部,比如烟酒茶糖。

父亲不吸烟不喝茶,所以家里的茶都用来招待客人。记忆中,一般是花茶碎末儿,用毛边黄纸包了放在柳条篮里。如果是许久未见的好朋友来,父亲会从一个印有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的四方形洋铁筒子里取出两撮细软灰绿的茶,投到一只白瓷印花大茶壶里。这个时候,母亲便会端来一只印有黄艳艳的向日葵图案的圆形搪瓷茶盘,上面搁着玻璃杯,放在当茶几的棕色木凳上待客。

待客的所有物品,我和弟弟是绝不能碰的,否则,会有直尺或鸡毛掸子与我们的体肤频繁相触。

跑去外公家就会开心多了。除了偶然有令人惊喜的黑糖块可以甜嘴,还有茯茶可以尝尝滋味。外公和舅舅都是烟、酒、茶的密友,他们不喝绿茶,嫌味道寡淡,各自点着烟斗、卷烟、莫合烟,端着搪瓷缸子里,均是浓褐深醇的茯茶。

热气腾腾的茯茶入口浓苦,却很适合西北高寒地带及高脂饮食地区缺乏碧绿蔬菜的人群饮用。

茯茶是六大茶类中属于黑茶类的特色产品,原本是西北蒙古族、哈萨克族等游牧民族地区特需的商品。对居住在沙漠、戈壁、高原等荒凉地区,主食为牛肉、羊肉、奶酪的游牧民族而言,在缺少蔬菜、水果的情况下,茯茶是很有益于身体健康的饮品。

此茶因在伏天加工,便称伏茶;以其效用类似于土茯茶,又美誉为茯茶、茯砖,是后发酵也是全发酵茶。

据说甘肃地区的茯茶大多出自陕西咸阳市泾阳县,也有的源于西南,距今有近千年历史。它兴于宋,盛于明清和民国,原料是陕西泾阳一带的黑毛茶。好的茯茶,茶体紧结,金花茂盛,色褐油润,品饮滋味醇厚悠长。但20世纪70年代,兰州老百姓大多喝的是很便宜的茯砖茶。茯砖茶是用各种毛茶,包括茶叶、茶茎,有时还配上茶末,晒背后经筛、扇、切、磨等过程,加工成半成品,再经高温汽蒸压制成砖的。这种茶曾经是中国商业文明萌芽阶段重要的高价值产品,除了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贸易物资之一,也是西、北部边疆军政开支的主要来源。直到今天,在西北地区,茯砖茶依然是很常见的一种茶。

但兰州的特产名茶,却叫“三炮台”。

三炮台很小就听说过,那时是高级而贵的东西。记忆中,外公偶尔下馆子去喝三炮台,冲茶前先把里面的碎冰糖取出来,好带回家留给我和弟弟吃。我个人是直到22岁大学毕业后,回兰州看亲戚,才在白塔山下一间饭馆里,被朋友请吃饭,喝了一回三炮台。看着青花盖碗里棱角整齐的几块晶莹的冰糖,不禁想起遥远的时光里,外公笑眯眼地从口袋里掏摸出碎冰糖给我的情景。

三炮台,西北民间的称谓叫盅子。茶具制作玲珑精致,有的古色古香,有的雅致大方,由茶盖、茶碗、茶托三部分组成,故称为“三炮台”,寓意“天盖之,地载之,人育之”。泡茶的主要材料是茶叶、冰糖、枸杞、桂圆、葡萄干,或茶叶、冰糖、枸杞、桂圆和甘肃临泽小红枣。

据说三炮台源于盛唐,和茯茶一样,在明清时期传入西北,与当地穆斯林饮食习俗结合,形成了独树一帜、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茶品。

炎热夏天,喝春尖三炮台,比吃西瓜和白瓜还要解渴。寒冷冬季,当地回族人民和世代居住兰州的老汉族百姓早晨起来,围坐于火炉旁,烤上几片馍馍,或吃点油饼馓子,总要“刮”几盅红糖盖碗茶。茶的清、干果的香,加上冰糖的甜,综合起来去腻生津,让人神清气爽。

泡三炮台,需用滚烫的开水冲一下碗,然后放入茶叶和各种配料,冲入开水,加盖,等两三分钟后饮用。喝三炮台,则须一手端碗,一手握盖,同时用盖子顺碗口由里向外轻刮几下,一为刮去茶汤上的漂浮物,二使茶叶和添加食料汁水相融,之后将盖子倾斜着半盖碗口,送至唇边吸饮。饮时不去盖,不吹叶,水不见底,轻口慢喝。

在喝茶的过程中,一次又一次添水,茶之香,糖之甜,桂圆、红枣之味,次次有味次次不同,直到茶汤糖尽。这样光是听起来都有点费工夫,因此现代年轻人不讲究这些,茶只要好喝香甜,谁管这些程序和程序后面所隐含的意义。

兰州历史悠久,汉昭帝六年,取“固若金汤”之意,置金城郡;隋文帝开皇三年,改金城为兰州。黄河由西向东穿过这个古老城市,三炮台,也就和古丝绸之路一样,有着华夏文化交融的古老韵味。

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,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,喝三炮台也更加讲究。水、茶、糖、料,都要精选,有“香而不清实一般,香而不甜是苦茶,甜而不活不算好”之说。配料则有玫瑰、黄芪、莲花、菊花、葡萄干等一系列产品。三炮台茶社也开始遍布金城的大街小巷,走进静坐一个下午,可以回忆起许多美好时光。

2011年10月9日,我为处理母亲交代的一些事宜,再次飞回兰州。出了机场,刚上顾哥夫人都薇大嫂亲自来接的小车,就接到了富康年兄的电话。小时候在兰州,《读者》是我喜爱的杂志之一,那时还叫《读者文摘》。如今,自己既是一个读者,又成了一个作者,也因拙著《铁观音》,与操持杂志社的富康年先生于5年前相识。康年兄从微博上看到消息,马上电话邀约相聚,西北人的热情、质朴、敦厚立刻感动了我。

这次在兰州停留12天,虽然处理的事情没有结果,但初次见面的郝薇嫂和老友康年兄,以及故友新朋的热忱陪伴与招待,永远令我铭记。美味的羊蝎子、手抓肉和兰州牛肉面自不必提,光是三炮台茶,就品尝了数次。

10月,兰州夜冷。最后一晚,我住在有着百年历史的黄河铁桥附近,看窗外灯火阑珊,打开朋友送的一包三炮台来品。静寂中往事如画,涌在眼前,有的飘飘似烟,有的清晰如昨。想我们每一个人,短短数十年人生,放在宇宙之中渺如尘埃矣!除了善待自己,善待他人,宽容、博爱与微笑之外,唯有记忆与珍惜。

我12岁离开出生地兰州南下江苏老家,之后到福建厦门求学与栖身,最近一次回兰州,距今也近5年。有些亲人与朋友,已然天地永隔了……今日雨霰,此景此时,唯有捧清茶一杯,遥祝西北黄土高原上那些健在的朋友亲人,万事安康。

梦幻仇池山

李存葆



李存葆
LI CUNBAO

著名报告文学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。1964年应征入伍,历任战士、班长、排长、新闻干事,济南军区文工团编导,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,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,少将军衔。全国政协委员,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及全国委员会委员,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,著有中篇小说《高山下的花环》等。



上苍造物,奇绝万象。位于甘肃西和县南端的仇池山,就是上苍以诡谲乖张的形式创造出的美的经典。

甲午年盛夏的一天,大雨初霁,我与军旅画家李翔、夏荷生结伴而行,游览了这座心仪已久的大山。

在今天,外地恐很少有人知晓仇池山了。殊不知,自我国最早的地理书《山海经》对仇池山有所记述后,直至明清,在近千部典籍文献中,无一不把仇池山视为洞天福地。其声誉之隆,不让蓬莱、普陀与武当。

仇池山裹挟在陇南的十万大山之中。我们乘越野车刚抵近仇池山,便觉察出它的卓尔不群。从深深峡谷中流来的西汉水,缠绕着山的西面、南面;曲折回环的洛峪河,亲吻着山的东边;两河在山的东南脚下交汇,浪涌波翻,豁然作金石之声。抬头仰望,峻峭的丹崖,浓郁的赤红里透着明丽;千仞危崖,若天工神斧斫而成;裂缝纵横的峭岩间生有簇簇灌木,又给山体平添了几分森严。

仇池山的西南脚下,有一泉水汩汩喷涌的“神鱼洞”,至今仍有冬潜春来、夜伏晨出的游鱼出没。观罢神鱼洞,我们再次登车,沿着挂在峭崖上的“之”字形叠加的砂石路,颠颠簸簸,蜿蜒行进。约13时许,方行至位于仇池山顶西北端的伏羲崖前。下得车来,我们登上海拔1793米的崖顶。回首南望,山上那20多平方公里的田畴,连阡累陌,尽收眼底。这危崖耸平川,云端蔽大野的景象,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驰目骋怀,远处的峰,近处的山,似大海起伏的波涛;而脚下的仇池山,则像停泊在波涛中的巨舰。伏羲崖就是这巨舰的瞭望台,山顶周边参差不齐的峭岩,就是这巨舰的护栏。

有关书籍记载,古时四面孤绝的仇池山顶,有良田百顷,有土可煮盐;泉九十九眼,润气上流……陪同者

告诉我们,眼下的仇池山上,除部分泉源干涸及已无煮盐之土外,大致还保持着原貌。我想,正是上苍赋予仇池山的这独一无二的特性,以及这千了百当的适于人类生存的完美,才使得这座大山走进了历史的书页。

神话传说往往生发于名胜水。神话是古代先民凭借想象的翅羽,捕捉到的超自然的“大我”。《山海经》载,仇池山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,也是战神刑天的葬首处。在拜谒了伏羲洞又瞩望了状如“刑天之首”的绝壁后,我偏执地认为,那幽暗的洞穴和枯燥的绝壁,表象虽那样孤寂,但华夏民族的生命力、想象力、抗压力和凝聚力,抑或就是从这里肇始的。

那时,只有一线鸟道可供登临的仇池山,有险可依,有水可饮,有地可耕,有盐可煮,必然会成为远古先民的乐园,农耕社会的天堂。仇池山一带,曾是我国一古老民族氏人的发祥地。相传,炎帝、刑天皆为氏人先祖,这里还流传着刑天以乳为目,以脐为口,手执利斧、盾牌大战的传说。南北朝时,氏族杨氏以仇池山为大本营,建立了仇池国。当代史学家经反复考稽发现,仇池国虽几经衰落,但氏杨仍像刑天那样意志常在,不屈不挠,世凭天险,披荆棘,享国358年。其立国时间之长,强盛时疆域之大,在“五胡十六国”政权中,无可匹者。国以山而名,山因国而显。这种个例,在中国历史上莫此为甚。

诗常是诗人从历史与人生的笑脸与伤口里流出的情感晶体。“安史之乱”后期,诗圣杜甫辞官不做,举家由陇入蜀,曾在今西和县盘桓数日。国难家仇、世乱民忧的残酷现实,使杜甫只得假陇南的山川风物,排遣内心深处处翻腾的叹息。他曾在三首诗中礼赞过仇池山。在专咏仇池山的《秦州杂诗·十四》中,杜甫深情吟道:

“何时一茅屋,送老白云边。”但其结庐归隐仇池的夙愿,最终还是消失在凄风苦雨里。

旷世文豪苏轼更是仇池山的“超级粉丝”。对杜诗推崇备至又熟读经史子集的他,被贬谪颍州时,曾夜梦山川清远的仇池国。醒后,他记梦赋诗,将仇池山奉为远胜桃源仙境的地方。再贬扬州时,他将获赠的两枚奇石,渍以盆水,放置案头,并命名为“仇池”。睹石忆旧梦,他在《双石》诗中吟道:“一点空明是何处,老人真欲往仇池。”此后,从未到过仇池的他,以灵妙逸想之笔,又写下八首咏仇池山的诗篇。苏轼将卧云归隐的梦幻,永远贮放在仇池山上。

诗因山而咏,山因诗而彰。自杜甫、苏轼之后,仇池山不仅是一座神性的山,又成了一座诗性的山。

我们漫步在仇池山顶的田间小道上。昨夜那场豪雨,把眼前的一切洗涤得愈发洁净与明媚。那如同薄荷香一样凉飕飕的空气,使我们通体通泰。面对大自然这最美的诗笺画页,我们都变成了无愁童子。路边田埂上,红白黄蓝紫的各种野花,在草丛里掩映着,在阳光下绽放着,在蜂蝶的亲吻下羞赧着。抵近被葱葱郁郁的树林笼罩的村落,看得见牛儿在斜坡上悠闲地啃草,小鸡在阡陌间自在地觅食;看得见猫眠花下,犬迎主归,鸟雀枝头弄日影,鹤鸭溪边理羽毛……

山有水而媚,土得水而沃。我们来到位于山顶东北隅的“东水无根”。此乃仇池山的八景之一。只见一长方形的顽石被三块巨石撑起,形成一尊天然大鼎。“鼎”内有一小圆池,四季蓄水,满而不溢,游人用手掏尽,顷刻“鼎”内复又水满。山顶西南端的“西石勺”,尤令我们流连忘返。一石窟内,从光滑的石壁上飘然而下的清流碧水,犹如玲珑的珠帘、浮动的白练,泻入又

圆又深的石潭。我掬一捧泉水啜饮,泉水清爽甘冽,给人一种“多少人间烦苦事,只消一点便清凉”的快感。

陪同者说,仅这一潭之水,就可满足山上两个自然村700余口人的生活用水了。最难忘怀的还是“小有洞天”,未进洞内,我们便闻得泉水淙淙有声,刚进洞口,又见一汪泉水,明如宝镜。愈往里走,愈觉洞中幽清秀雅。忽见洞顶有一自然天窗,将缕缕阳光投射进洞中,使得陆离的天光与洞内清碧的泉水交相辉映,虚虚实实,如影如幻,给人以赏玩不尽的趣味。相传,伏羲曾在洞内夜观天象,演绎八卦;杜诗中“潜通小有天”,苏轼中“一点空明是何处”,指的就是这里……

“风泉留古韵,笙磬想遗音。”正是这些喷涌了千万载的山泉,滋润着仇池山巅的沃土,才有了这云端大野上的厚重的文化积淀;也有了眼前这山花的纯正,庄稼的葳蕤,果实的香甜,碧草的芬芳。

下得山后,我们又当年仇池国的中心地域小住数日。翠山连绵之区,林泉峡谷之间,诗眉画眼,俯拾皆是。同来的两位画家说,陇南的每座山都可入画,一泉一石都散发着灵性。住在小镇客栈,夜闻蛙声,楼阁欢唱;晨见家燕,呢喃觅食。一日三餐,农家自产的菜蔬和鱼肉,味儿清纯地道,使我们完全放松了因警惕食品安全而绷紧的神经……

在这他人纷纷纷纷他人的物化世界里,在这地球被“文”得千疮百孔的当今,仇池山一带仍不失是一片有着原始美的净土。伏羲崖上一尘不染的清风,可以梳理人们杂乱的思绪;神鱼洞的灵泉,能够浸润人们被现实碰撞得已粗粝的心灵。昨天的痛楚需要反思,未来的憧憬需要安排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仇池山一带的青山绿水,仍是令人贮存梦幻、使心灵得以小憩的胜地。

